

乐活人生

马蒂斯的毛衣



画

看到图片中的这件毛衣，我相信您绝对不会想到，它曾是一件长近1米的长款毛衣。

买它的时候，是看中了胸前的图案，像马蒂斯的油画，颇有艺术感。以至于我在店内试穿时，注意力全集中在图案上，忽略了整体效果。

本以为大地色的帽衫很容易穿出好看的感觉，实际上穿过两次之后，我就不怎么想穿它了。我得承认，穿在我身上并不如期盼中那般好看。不好看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觉得是长度出了问题。太长了，导致身材变成了五五分，活泼的朝气显露不出来，反倒使人显得暮气沉沉。

突然想，可不可以把它剪短？念头一冒出来，我就去了某宝。在某宝上键入“毛衣修改”，很惊讶看到了许多店铺。原来，毛衣是可以修短的，虽然我无法想象到底怎么操作才可以修得天衣无缝。



抱着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心理，惴惴地将毛衣快递了出去，告诉店家我需要剪短到60厘米。一周后，收到修改好的毛衣。太惊喜了，长度如我所愿改短了，但肉眼完全看不出一点修改的痕迹。

衣服短了，长腿就露出来了，比例显得和谐了，衣服就穿出了活泼之感。

开心地拍了图片，特意在修改的接缝处加了红圈，提醒闺蜜看接缝。闺蜜也很惊讶，毛衣竟能改短？而且看不出一点痕迹？她说她也有件毛衣觉得太长，需要改短，我赶紧把店家的链接发给了她。能将弃穿的衣服重新穿出好看的效果，实在是件开心的事。

现在，这件“马蒂斯的毛衣”，成了我的新宠。这个秋冬，我已经穿过好多次了。



我不用手机

周末，卖苹果的爷爷和他的老伴儿开着小皮卡进城来，苹果是自家种的，就简单朴素地装在长长的网袋里，25斤一袋，卖100块钱。爷爷随便搞了一个脸盆，将洗净的苹果切成一牙又一牙，请路人吃。苹果是冰糖心，很甜、很脆。我立刻买了一袋，但我感兴趣的，还在于奶奶用稻草编结的东西——看上去像从前人家做酒酿时，用来给陶瓮保温的带盖稻草筐，但要小得多，形态也更粗放质朴，有圆柱形的，也有形似陀螺的，还有倒圆锥形戴个帽子的，侧面无一例外有一个小门，像是某种小动物的家。

坐在皮卡车厢后沿的老太太，手像男人一样骨节突起、粗大有力，她先搓稻草绳，再将稻草绳像麻花一样拧转，两头扎紧，紧接着，她又用力将两股稻

为鸟造个家

草绳绞扭在一起，仔细盘成圈状。我好奇询问：“您这是在编啥呀？”

老太太笑道：“这是鸟巢呀。风雪天，总有落单的鸟没有巢避风，挂在果园里，暖和和，能救鸟儿一条命。”

老爷爷又补充：“进城卖苹果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家老太编这种稻草鸟巢，城里人也爱买。”

我有些不解：“鸟儿住了，你的苹果不是容易遭殃？”

我被她朴素的话语打动，买了一只淡金色的稻草鸟巢，挂在小区的老榆树上。

老太太替鸟巢扎了一个笤帚一样的帽子，让鸟巢更像一个戴斗笠的隐士，保暖性更好，她笑道：“每棵树，我和老头子都留下几只果子不摘的。鸟儿春夏都在果园里捉虫吃，有了鸟，果树就少打很多药。到了冬天，鸟难找到吃喝，也没个避风处，人要知道恩图报，给鸟行个方便。”

我被她朴素的话语打动，买了一只淡金色的稻草鸟巢，挂在小区的老榆树上。

生活百味

赶着路灯晨跑



龙水

生性愚钝的我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晨跑。家住海门区与通州区交界，每天早晨沿着省道跑至通州区三余镇，往返8000步。要问我为何选择在省道上晨跑，主要是有路灯陪伴。由于路灯是定时的，所以我必须抢在路灯熄灭前跑完路程。

说到我的跑步史，断断续续也有20多年了。15年前的一个晚上，那时到三余镇去还是漆黑一团，结果在我返回时，被一名骑自行车、高度近视的小伙子从后面撞倒，衣服被撞破不算，人还受了皮肉之苦。从此，我便停止了跑步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随着体检时各类指标的上升，我又开始了跑步锻炼。不过因那年的被撞，我只是在家门口的村道上跑步。

一段时间跑过后，我又萌发了早上跑三余之念。因为省道宽广，树木葱茏，空气新鲜，近年来又是路灯璀璨，更坚定了我长跑的信心。从前年起，我每天早上5时从家里出发，跑过一段村道后，上省道一路向北。与跑友碰面时，相互招呼，其乐融融。

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我跑步不辍。这几年血压、血糖等指标有了明显的好转，这些均得益于晨跑，均得益于路灯的安全指数。如今虽有疫情，但坚持锻炼不正是提高免疫力的防疫良方吗？

开“羊荤”



丁维香

儿时生活在农村，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、生活条件差，平时难见荤腥，只在过年时生产队会杀猪、分肉。记得有一年，破天荒地还开了第一次“羊荤”。

年前，生产队的一只老羊死了。大人小孩都跑到队场上看杀羊，等着分羊肉。

一头老瘦的羊，连骨

带肉的也就二三十斤，全生产队二十几户人家，难以均匀地分配。于是，七嘴八舌地讨论后，决定煮熟了再分。羊肉用水冲冲，就倒进了生产队猪场烧煮猪食的大铁锅。低矮的猪棚里，水气缭绕、香气扑鼻。迫不及待的人们早就从家里拿了碗，围在大锅边上等肉熟。

连肉带汤分到一碗羊肉，天已经黑了，我端着碗小心翼翼，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田埂路往家走，心里想着千万不能摔跟头。

羊肉拿到家，母亲加入姜、蒜等佐料重新加工了一下，那味道就更香了。带皮的肉块上满是毛茬子也无所谓了，就那样囫囵吞枣地咽下肚，也没细品出味儿来，只感到香得连舌头都要吞下去。母亲说她怕膻气，不爱吃，我们几个孩子风卷残云，碗就见了底。

如今，不要说年节，就是平时也是大鱼大肉，而我却总是常常想起当年过年分羊肉的往事。曾经的贫穷困顿已经一去不返了，但是经历过的人更懂得感恩，珍惜今天富足、美好的生活。

分肉



康传广

前几天，84岁的老父亲吩咐我过年少称肉给他们，说：“要买就买点纯瘦的吧，我和你妈现在不缺‘油水’。”这话令我想到当年父亲在生产队分肉的情形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到了腊月，每个生产队都要杀几头生猪分给社员过年。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，

由他盘算着杀几头猪、怎么分。见到杀猪匠们抬着个杀猪桶到生产队，我和小伙伴们高兴得欢呼雀跃。

那个年代，物资匮乏，人人都想分块带肥膘的肉。可是，那时生猪吃的都是草，没有粮食做饲料，养一年也不到120斤。论斤谈两，对父亲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。可是，谁家分了瘦肉，父亲就会受气。有一年，王叔对我父亲破口大骂：“分这么多瘦肉给我家，康会计你是存

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-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

记忆深处